

萨达姆世纪审判探析

黄民兴

内容提要 对萨达姆历时一年多的审判终于落下帷幕。虽然属于“世纪审判”，但审理过程与此不符。萨达姆是在伊拉克历史、社会和传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人物，复兴党独裁统治的出现或许是伊拉克政治发展不得不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对萨达姆的判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在伊拉克国内外，反应各有不同。无疑，对萨达姆的宣判及其执行将为伊拉克和地区的局势再添一把干柴，使中东的稳定更加遥不可及。

关键词 萨达姆 世纪审判 执行 伊拉克 中东

作者简介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9）。

对萨达姆的世纪审判

2006年 11月 5日，伊拉克高等法庭在巴格达开庭，对涉及“杜贾尔村案”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及其他 7名被告作出判决。法官以反人类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控罪，判处萨达姆和他的同母异父兄弟、时任情报总局局长的巴尔赞·提克里提等 3人绞刑。据悉，萨达姆听到法官宣布判决后，一时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但随即振臂高呼“伊拉克人民万岁，伊拉克自由万岁！”至此，历时一年多的“杜贾尔村案”审判终于落下帷幕。

法庭判决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 5名法官投票决定。2006年 12月 3日，辩护律师正式提出上诉。26日，由 9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宣布维持原判。30日清晨 6时 05分（当地时间），萨达姆被执行绞刑。

萨达姆于 2003年 12月 13日被捕。2004年 5月 8日，萨达姆辩护律师团在约旦首都安曼正式成立。同年 6月 30日，占领当局将萨达姆的“司法羁押权”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他的身份由战俘变成被告。7月 1日，伊拉克特别法庭首次传讯了萨达姆，宣读了对萨达姆的 7项控罪。12月 16日，萨达姆首次获准与辩护律师会面，并正式授权律师团为萨达姆辩护；28日，美国前司法部长拉克宣布加入萨达姆辩护律师团。

2005年 6月 5日，伊拉克过渡政府将萨达姆的控罪增至 12项，同时宣称他总共面临 500多项指控。其中主要指控有 6项：杜贾尔村大屠杀（1982年 7月，萨达姆的车队在巴格达以北约 90公里的什叶派杜贾尔村遭到达瓦党枪手袭击；之后有 148名村民因此遭杀害）；“安法勒”案（政府军于 1987~ 1988年在库尔德地区进行代号为“安法勒”的行动，对库尔德人进行种族迫害和屠杀；据称有数十万库尔德人背井离乡，上万名库尔德人遭到杀害，尤以对哈拉布贾村的化学武器袭击著名，袭击造成 5 000人死亡）；入侵科威特；政治镇压（海湾战争后对南部什叶派和北部库尔德人的血腥镇压）；迫害“沼泽阿拉伯人”（指生活在南方两河交汇处沼泽地带的居民，因参加什叶派起义，政府以破坏沼泽地区的生态系统为由而惩罚他们）；政治谋杀（萨达姆在执政时期对反政府人士的镇压）。

2005年 7月，伊拉克特别法庭正式就杜贾尔村案对萨达姆提出指控，并就 1991年镇压南部什叶派民众起义一事向他进行质询。此后，萨达姆家人解散了萨达姆的辩护团，于 2005年 9月宣布将重新组建一个由美国、欧洲、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知名律师组成的国际律师团。10月 15日，伊拉克刚刚通过《宪法草案》，成立了过渡政府，19日即正式开始了对萨达姆的审判，指控罪名增至 14项。

对萨达姆的审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显然是推动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在伊拉克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复兴党与基地组织的联系证据，对萨达姆侵犯人权的指控无疑符合美国的利益，即证明对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同时，美国也希望以此减弱激进组织的抵抗。参与审理案件的许多法官和检察官都接受过联合国的培训，而联合国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据说在美国使馆还集中了一批美国律师在幕后指导，而且从建立特别法庭和高等法庭，到审判萨达姆等人的第十号法律也都是在美国驻伊拉克民事执行官布里曼时期制定的。此外，对萨达姆的宣判日期一再推迟，直到美国中期选举开始前两天，这再次将共和党的幕后操纵及其政治意图大白于天下。自然，由伊拉克人进行审判有助于确立伊拉克已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形象。

在伊拉克，审判对以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为主的过渡政府也十分有利。它有助于塑造政府的独立自主和法治形象，尽快了结旧时代的象征，并宣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积压了数十年的对萨达姆统治的强烈不满（首任主审法官阿明即为库尔德人）。从审判过程看，法庭以“杜贾尔村案”为主审案件，一旦此案结束即行宣判，无疑是舍难求易，要尽快置萨达姆于死地。虽然这与巴格达的安全形势等因素有关，但是，考虑到萨达姆的特殊身份，其实更为稳妥的是让辩护律师充分接触被告和参与审理过程，并且在完成几个主要案件的审理后再行宣判，这样既可以真正结束一个时代，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内冲突。可以预料的是，审判遭到了逊尼派和武装组织的普遍反对。2005年 10月 20日，审判开始仅几天，萨达姆同案被告班达尔的辩护律师贾纳比即遇害。2006年 1月 15日，主审法官阿明也因“个人原因”宣布辞职。

显然，尽管对萨达姆的审判属于“世纪审判”，但审理过程似乎与此不符。

萨达姆其人评价

对萨达姆等人的判决和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对萨达姆要真正盖棺定论还需要披露大量的相关档案，并由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只阐述一些个人看法。

尽管两河流域曾有极为辉煌的古代文明，但现代伊拉克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的。1920年，伊拉克王国成立；1925年，国联同意摩苏尔归属伊拉克，因此现代伊拉克领土的确定至今仅 80余年。非但如此，伊拉克是一个内部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国内居民总体上分为阿拉伯逊尼派、阿拉伯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大群体，民族、教派矛盾尖锐，而且部落势力很大。

哈希姆王朝在弥合民族、教派矛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泛阿拉伯派（代表逊尼派利益）激进民族主义与伊拉克派（部分代表少数族裔利益）的温和民族主义在国家定位和对英国当局态度等问题上爆发了激烈冲突，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1958年建立共和国后，泛阿拉伯派与伊拉克派的矛盾依旧，政变不断。直到 1968年复兴党上台，伊拉克才开始进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

萨达姆于 1937年出生在提克里特一个无地农民家庭。萨达姆是一个遗腹子，他的母亲根据部落

参见《判处萨达姆绞刑 刑事审判还是政治审判？》，新华网引人民网评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06/content_5293371.htm

参见拙文：《试析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社会主义思想》，载张宏毅等主编《世界现代史新论续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拙文：《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根源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 6期。

习俗改嫁他的叔叔，萨达姆十岁以后由他舅舅抚养。萨达姆从小即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他的舅舅作为军官曾参加过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因此萨达姆早在青少年时代已参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活动（包括暗杀总统卡塞姆的行动），逐渐成为复兴党的政治新星。1968年，复兴党夺取政权，萨达姆的叔叔、军人贝克尔担任总统，萨达姆遂成为贝克尔的副手，并于1979年接替了总统职务（早在1973年，萨达姆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过贝克尔）。年轻的萨达姆受到叙利亚复兴社会主义创始人阿弗拉克赏识，而後者的思想也对萨达姆产生了重大影响。萨达姆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显示出了过人的胆量和超强的组织能力，形成了处事谨慎、行动诡密和多疑的性格。

作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激进派政治人物之一，萨达姆实行的内外政策具有如下特征：

1. 政治上，萨达姆努力在伊拉克确立由他本人控制下的、复兴党领导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独裁体制。他一人兼任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并由他本人或亲属直接控制安全情报机构等国家要害部门，通过民族进步阵线控制库尔德人、伊拉克共产党和群众组织。因此，萨达姆政权具有少数集团性（逊尼派占人口少数）、家族性（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出生的人占绝对优势）和独裁性等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存在突出问题的反映。

2. 经济上，萨达姆使伊拉克在中东第一个实现石油国有化，经济以石油为基础迅速发展。1968年，石油出口收入仅为4.76亿美元，1980年增至260亿美元。政府对电力、冶金、机械、建材和采矿业进行大量投资，纺织、食品、造纸、药品和家电等轻工业和其他行业，如交通运输、金融业、服务业等部门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国家进入了小康社会。

3. 社会事务上，伊拉克教育领域迅速发展，扫盲成效显著，曾受到联合国的赞扬；妇女地位也迅速提高。伊拉克政府在改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例如，萨达姆曾在1970年与库尔德人达成有关在北方实施自治的协议，但后来协议破产了。

4. 外交上，萨达姆奉行不结盟政策，曾于1975年与伊朗签订《阿尔及尔协议》，从而大大缓和了双边关系。

然而，萨达姆同时也极力压制共产党、库尔德人、什叶派和复兴党内外反对派人士，伊拉克当局在国内鼓励告密，不经审判即逮捕、监禁、拷打和杀戮反对派，对反政府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组织进行无情的武力镇压，捣毁其村镇，迫使其流亡，甚至使用毒气大肆杀戮。

为了确立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伊拉克努力发展常规军事力量和包括核生化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期努力寻求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海湾的霸权，最终走上了入侵邻国伊朗、科威特的扩张之路，导致了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爆发。从此，伊拉克人民陷入了战争的浩劫和延续十余年的制裁，美国占领后战乱依旧不断。总之，萨达姆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都犯下了罪行。但也必须承认，萨达姆是在伊拉克历史、社会和传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人物。复兴党独裁统治的出现，或许是伊拉克政治发展不得不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

简析美伊关系可以提供评价萨达姆的另一个视角。据悉，美国曾对伊拉克复兴党1963年推翻卡塞姆的政变给予秘密支持，因后者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当时被视为主要敌人。在两伊战争中，美国重新评估对伊拉克政策，将其视为遏制伊朗的工具，于1982年将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删去，两年后美国、伊拉克恢复了“六五”战争期间中断的两国关系。里根政府对伊拉克的现代化进展大加称赞，并宣称萨达姆是自由世界的“忠实盟友”。美国开始向伊拉克提供商业贷款、包括高技术设备在内的一些民用和军用物资，以及有关伊朗的作战情报，甚至帮助伊拉克发展生化武器，对伊拉克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视而不见。直到海湾危机爆发前，美国才完全改变了对伊拉克的政策，对萨达姆的妖魔化从此开始。可见，美国对萨达姆的评价是以美国战略利益为转移的。

See Human Rights Watch *Human Rights in Iraq*,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0. 网站“Human Rights in Iraq”, <http://www.derechos.org/human-rights/en/irak.html>

宣判对伊拉克和地区局势的影响

对萨达姆的判决在伊拉克国内和中东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伊拉克，判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伊拉克总统、库尔德政治家塔拉巴尼对记者表示，对萨达姆的审判是“公正的”；总理、什叶派政治家马利基在电视讲话中也宣称，审判萨达姆是值得伊拉克人民高兴和庆祝的事件。然而，萨达姆的黎巴嫩籍女律师布什拉以及逊尼派党团官员则指责说，这是一次“政治审判”，而非“刑事审判”。而且，从建立特别法庭和高等法庭，到对萨达姆等人进行审判的法律，都是由美国官员主导完成的，因此审判自始至终都是非法的。在伊拉克国内，不同的群体对此反应也不同。在什叶派和库尔德地区，民众纷纷上街举行庆祝游行，而在逊尼派地区，多数人表示不满，并指责美国对伊拉克的控制和当局无力保证安全局面，提克里特更有成千上万人上街游行。

当前的伊拉克形势呈现 3 个特点：（1）伊拉克宪法草案面临逊尼派的反对，国家体制的走向不明确。逊尼派一直反对实行联邦制，认为这将导致国家分裂。2005 年 12 月 15 日，伊拉克政府将遭到逊尼派代表抵制的宪法草案交付全民公决，结果草案在两个逊尼派省份遭到彻底否决，从而严重加剧了各族群的对立局面。（2）2006 年 2 月金顶清真寺被炸，引发了激烈的教派屠杀，使国家逐步陷入内战的边缘。（3）无论是美军，还是伊拉克军警，都无能为力，部分警察甚至直接卷入仇杀，而逊尼派对以什叶派为主的警察也全然缺乏信任。美国中期大选之后，白宫不顾贝克报告有关从伊拉克撤军和外交解决的建议，反而提出向伊拉克增兵，但此举能否奏效很成问题。由于伊拉克的许多武装组织成员为前复兴党成员或政府雇员，逊尼派普遍认为宣判将使局势更加混乱。其实，早在 2006 年 8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上将就曾在参院指出：“目前看来，伊拉克出现不太激烈的内战和事实上分裂的局面，要比成功和真正转变为稳定民主国家的可能性要大。”

在中东地区，对萨达姆被判决的反应也产生了态度分化。科威特和伊朗均表示欢迎，而其他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保持沉默，正在叙利亚访问的阿盟秘书长穆萨拒绝对伊拉克高等法院的判决发表评论。

阿拉伯国家的整体沉默意味深长。近十来年，多数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尽人意，只有产油国例外。在地区形势方面，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以巴之间冲突不断，西方大国非但不闻不问，美国更以反恐为名进攻伊拉克，以“大中东民主计划”威胁中东国家，纵容以色列的行动，造成地区形势动荡，伊朗核危机潜藏着新的冲突火种。至于中东国家，其内部矛盾重重，阿拉伯国家内部同样如此，难以形成对外的统一步调和解决问题的明确主张。因此，对于在美国主导下审判萨达姆，阿拉伯国家无意支持，也不便公开反对，唯有沉默。然而，伊拉克的混乱对整个地区蕴含着新的危险，因为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势力的上升、以基地为主导的恐怖活动的发展，以及走向内战边缘的伊拉克，将对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世界和饱受库尔德问题困扰的土耳其、伊朗、叙利亚构成严峻挑战。无疑，对萨达姆的宣判及其处死将为业已硝烟浓烈的伊拉克再添一把干柴，使中东的稳定更加遥不可及。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A New Milestone in History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Xia Jisheng

pp. 5- 9

Beijin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FOCAC) and the Ministers Meeting is a new milestone in history of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and it has important meaning and will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 Beijing Summit with the highest level and largest scale displays China's great power status and the wish to strengthen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Beijing Summit is that both the Africa

and China decided to establish strategy relation, and it also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to develop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ijing Summit will deepen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in social and economic fields, and will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Moreover, Beijing Summit strikes back the slander on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from the West. The future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will be fruitful and brigh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ribunal on Saddam Hussein

Huang Moxing

pp. 10- 13

The Special Tribunal on Saddam Hussein closed after one year's trials. The trial is regarded as "Century Trial", but it is unworthy of the name in fact. The phenomenon of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is the product of history, society and tradition of Iraq. The period of the autocracy of the Arab Baath Socialist Party in Iraq maybe an indispensable stage

in modern Iraq history. The Judgment on Saddam Hussein is a remark of the closure of Saddam Hussein's times, but it caused different reactions both in and out Iraq. Surely, the Judgment on Saddam Hussein has made the situation there more complicated, and the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is in a more far distant

Reflections on the Issue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ang Tiezheng

pp. 14- 20

In modern history, three large scale of social transitions and modernization changes happened in Islamic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but most of them failed to reach the goals. There are sever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The reasons are as the follows: firstly, most of the Islamic countries have not fulfilled the religious reforms thoroughly, and have not resolve all kinds of religious problems trapped them. Secondly,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es of chang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Thirdly, the capacities to deal with suc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e fragile for them, and they can hardly grasp the destinies of their states by themselves. In a word,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es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still in their early stages, and a long hard way is waiting for them.